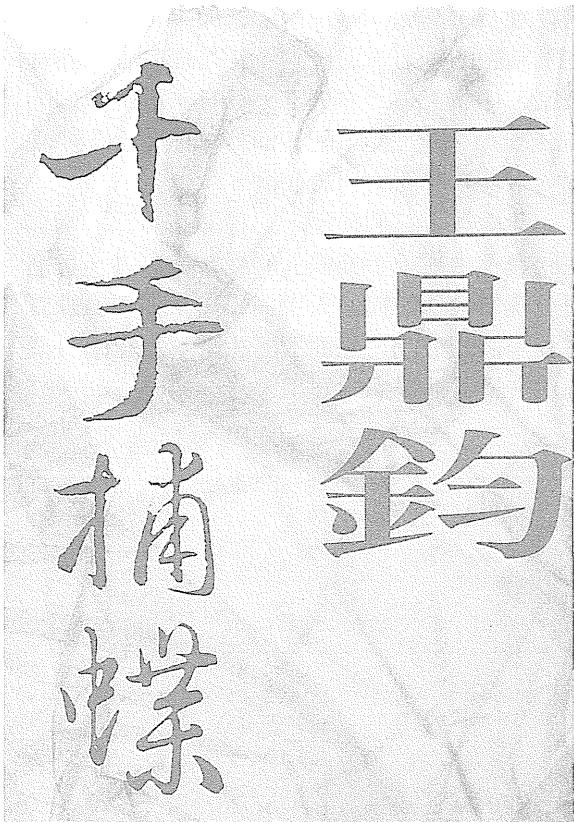


特寫文學書

王鼎鈞《千手捕蝶》

◎張春榮



千手捕蝶／爾雅／一月

《千手捕蝶》為王鼎鈞的第三十四書（見「王鼎鈞書目」）。輯一「千手捕蝶」，計三十九篇，似哲理小品，又似寓言，像禪宗公案，又像不斷調整新貌的極短篇，難定一格。於是「千手捕蝶」跨乎文類之間，千蝶盈睫，萬斑映彩，聯翩乍顯；盡是「出人意外」，盡多「言外之意」；挑戰讀書的閱讀經驗，召喚積極品味的心靈。輯二「所謂遺忘」，計二十三則，隨興抒懷，意走會心，全屬凌空飛來，經眼經心之瞬間感悟。「所謂遺忘」全無龐大沛然之萬鈞，卻有靈珠自握的清明；分明引讀者釋放設防的心思，隨意瀏覽；三彎四轉，俯仰回眸之際，照見天光雲影，心逐顏開，精神為之一振。

讀《千手捕蝶》有三個途徑。

第一、取作者「人生三書」（《開放的人生》、《人生試金石》、《我們現代人》）與本書相較。

兩者參照相較，明顯可以看出「人生三書」的王鼎鈞是「闡釋故事」的人；及至《千手捕蝶》，已成「說故事」的人。兩者敘述方式大不同相。

第二、取作者《靈感》與本書參照。

就兩書相較，兩者風格（敘述形態）顯然相近。《靈感》自序云：「把它當做精短的作品看，它屬於只有零碎時間可以閱讀的現代人，把它當做靈感的標本看，它屬於年輕一代的文學人口」（頁七），顯而易見，「短小精悍」四字即作者一貫的藝術指標。

第三、取作者《文學種籽》與此書合觀。

王鼎鈞《文學種籽》中〈新與舊〉一文，指出文學創新的方式有三：一、美國教育家奧斯朋《實用想像學》中所主張的「增加法」、「延長法」、「合併法」、「變造法」、「倒置法」、「刪減法」。二、荒謬。三、新解釋（頁一三四）。執此三者觀之，奧斯朋的「六法」屬於實際運用層面，王鼎鈞的「荒謬」、「新解釋」既屬實際運用（「荒謬」即「幻設變化」，「新解釋」即「顛覆」、「自出機杼」），亦屬創作基本信念，旨在打破既定俗約、故套模式，形成陌生化的美學效果。基於以上創新的理念與技法，驗諸「千手捕蝶」輯中，以〈吳剛造林〉為例，作者筆下的「吳剛」，在篇中化危機為轉機，化被動為主動，化破壞為建設，由原先無期徒刑的砍伐終成「物吾與也」的種植；於是一則廣寒宮中冷清的伐桂，轉為大森林的盎然生機。全篇旨趣，適足以和《靈感》中〈失鳥記〉相互輝映，以〈漁人說謊〉為例，陶潛〈桃花源記〉中「樂土追尋」的寓意在此消失。王鼎鈞另具隻眼，加上「新解釋」，變造更動其中一項環節：「原來這裡的人不穿褲子」（頁七八），於是衍生出不同的反應（「太守」、「劉子驥」、「落拓士」、「探險隊」），不同的結局（「漁人在太守那兒挨了五十大板，罪名是造謠生事」），賦予不同原作的

反諷寓意。以〈割席記〉為例，《世說新語》中〈管寧割席〉一則，旨在描述管寧無視「乘軒冕過門者」，重內在德行，不尚攀援附勢，遂割席分坐，與華歆絕交。至於華歆心理反應，因非敘述重點，則付之闕如。於此，王鼎鈞將故事延長補充，採取華歆觀點，自「人心唯危」的利害關係上加以考慮；慮及藐視巍巍大人的管寧，日後必成自己攀龍附鳳晉升權貴的絆腳石，基於「厚黑學」的原則，華歆主動劃下割席的一刀。這一刀，正是作者在《隨緣破密》中揭諸的「真理」。不同於道德層面的「志於道，據於德」，配義而行，而完全落於現實（事功）層面的利益取捨。

藉由以上三個途徑，三種閱讀方法，相信在欣賞書中「千手捕蝶」的曼妙姿影外，可進而一窺作者「如何」千手捕蝶，「如何」練就這套本領的竅門，甚而觀摩相善，自己躋身成現代文學「捕蝶」的好手。